

换日历

◇熊荣军

“万紫千红总是春，布谷啼鸣报夏辰，清秋水澈映月明，冬润瑞雪迎新年。”四季轮回，岁月如歌。新年，踏着冬尾的韵律，悄然推开心扉之门，引领我们步入辞旧迎新的温馨序曲。在这美好时刻，我和妈妈总习惯性地更换老皇历与新日历。

我轻轻拉着85岁妈妈的左手，妈妈右手紧握着2024年的老皇历，仿佛握着沉甸甸的岁月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入书柜收藏，那里已整齐排列着60多本老皇历，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。从恢复高考的振奋人心，到土地承包的欢欣鼓舞，再到乡村振兴的欣欣向荣，每一本都见证了我家的幸福时光。它们还记录着建房上梁的

热闹、婚嫁娶亲的喜庆、子孙诞生的欢乐、四世同堂的温馨。这些老皇历恰似一册册家族的编年诗，深深烙印着我家几代人的情感与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，老皇历、挂历是必备“年货”。那时，斑驳的老墙上挂着日历，宛如一幅幅流淌着岁月的画卷，春花秋月、夏雨冬雪，记录着时光的脚步，承载着家庭的温馨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日历也随之而变，从纸质到电子的兴起，再到纸质的回归。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更迭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望，对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。

每逢年末岁尾，我总要精挑细选日历，既追求外在的美感，更看重内在的深意。在日

历的诗画中，我寻觅着心灵的宁静与创作的灵感。在日历的空白处，我记录灵感的火花、岁月的痕迹。欢笑与泪水，皆化为心中的文字，深藏于灵魂深处。

于我而言，换日历绝非简单的动作，而是一场心灵的仪式。换日历之日，我总会选择一个悠闲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，洒在地板上，形成斑驳光影。我轻轻翻开日历首页，闭目凝神，深吸一口阳光，心中默默许下心愿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时间的脚步，感受到了岁月的奔跑。换日历时，我会在日历旁放置一盆君子兰，让自然的芬芳与日历的墨香交织。我还会在日历首页写下

“新年播种文学的种子”“每个新年都是新的出发”等寄语。这些简短的语句，如同灯塔，照亮我前行之路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年末岁尾，更换日历不仅是对时间的敬畏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在与日历相伴的朝朝暮暮中，我学会了与自己对话，与时光为友，书写着家乡和自己的故事。

如今，我终于领悟了冯骥才《日历》中的真谛：“日历，实则是一本日记，是我们生命的忠实记录。”在妈妈和我翻阅那一册册日历的过程中，我读懂了家族的深情厚谊，见证了家乡的沧桑巨变，更品味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。



腊月的早晨，总有一种清冷的孤寂，仿佛整个冬天都陷入了沉睡。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子里，一声久违的鸡鸣拉开了腊八节的帷幕。年味，便在这一刻，从一碗粥开始蒸腾。

我被厨房里忙碌的声响吵醒，揉着惺忪的睡眼钻出被窝。妈妈正围着灶台忙碌。砂锅里，清水翻滚，豆子和米粒在锅中起伏，空气中已经有了淡淡的香气。

“腊八节，粥先熬。熬得时间越长，香味越足。”妈妈轻声念叨着，用长勺慢慢搅动锅里的食材。莲子、花生、红枣、桂圆……每一样都精心挑选，被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。

妈妈的动作熟练而细致，仿佛在操办一场庄重的仪式。她将新切的红糖撒在手中，缓缓撒入锅中，琥珀色的糖屑瞬间融化在粥里。我站在灶台旁，感到鼻尖一阵热意扑来，锅盖间隙冒出的热气带着豆香和米香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“来，快尝尝！”妈妈舀了一勺腊八粥递到我嘴边。我用嘴对着粥吹气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甜润的滋味顺着喉咙滑入心间，像一缕春风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我咂着嘴，不肯咽下去。妈妈笑着说：“再等一会儿，熬得再稠些，才好吃。”

厨房外的巷子开始喧闹起来，腊八节的村庄有一种独特的味道。街坊邻里纷纷提着瓦罐，脚步匆匆，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。张婶家的粥锅已经开了，香味一路飘到我家门口。她端着一碗热粥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你家熬的粥怕是比我家的香。一会儿你们可别嫌弃，来我家尝尝啊！”妈妈接过那碗粥，笑着回道：“你家粥里年年有红糖枣，我家这粥还是平常味。”这一句应答中，带着几分谦逊，也藏着小鎮人之间的热络和善意。腊八节里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粥在邻里间流转，连寒冬也被这样的烟火气捂热了几分。

“妈，今年咱家也送些腊八粥吧？”我提议道。妈妈笑着点头，把刚熬好的粥盛进几只瓦罐，嘱咐我小心些别撒了。我提着瓦罐，踩着积雪，挨家挨户地送去。每敲开一扇门，迎来的都是一张被腊八粥蒸热的笑脸。

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手捧腊八粥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暖意融融。奶奶说红枣是“福星高照”，花生是“生生不息”，糯米象征着一家人的“粘连不分”。一家人被逗得哈哈大笑，笑声在热气腾腾的房间盘旋，久久不散。

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一碗腊八粥饱含着一家人欢聚的快乐，是岁月里细碎而珍贵的记忆。腊八粥从来不是单纯的食物，而是一份凝聚着人间烟火的温暖，无论多么寒冷的日子，都会有热腾腾的希望和喜悦在等待着我们。

岁寒粥暖

◇刘姝源

辞旧迎新

◇王连生

雪花轻舞岁月无声
转眼间又是一年轮转
时间的河流静静流淌
带走了昨天的故事

街角的灯光温暖如初
照亮了归途也照亮了心房
那些匆匆的脚步不曾停歇
在时间里寻找着梦想的方向

窗外的世界依旧喧嚣
而内心的声音却愈发清晰
那些逝去的日子如同落叶
在记忆的河流中轻轻飘扬

我们在这四季的轮回中
感受着生命的温度和力量
每一次的告别都是新的开始
每一次的拥抱都是爱的延续

冬日

◇吴康权

冬日落雪
鬓角如田野染霜
这个季节的枇杷花
飘逸淡淡的清香

寒风滑过
追着那一寸光阴
额头的皱纹里
又添了一道印痕

飘落的树叶
与我相约黄昏
在生命的格子
写一首诗浅吟

阳光如白炽灯
照我拨动琴弦
在枇杷树下的长凳上
抚慰心灵

冬日并非凋败的季节
力量和热情一起积蓄
冰雪消融的春天
何处不倾吐旺盛的美



纺车声声织布忙

◇刘锋

记得小时候，为了给我们做件过年新衣服，母亲总是把生产队分的棉花攒起来，等攒得差不多了，就与奶奶联手纺线织布。

冬天越来越冷，奶奶用柴火把土炕烧热，盘腿坐在炕上，取出棉花揪成小棉花团，放在炕桌上，用筷子一样长短粗细的小竹棍儿，将棉花团搓成棉花筒，俗称“棉花捻儿”。母亲除了洗衣做饭，也坐在热炕上，支起纺车，用奶奶搓的“棉花捻儿”纺线。

纺线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一项技术活，两只手配合要默契，轻重缓急要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扯线的时候，向后扯得慢了，线就粗了；向后扯得快了，线就细了，容易断。扯线用劲小了，线锤松松垮垮，缠绕的线就少了，不用用劲；用劲大了，线锤太紧，拐线的时候容易断线。右手摇纺车的速度也大有讲究，比左手向后扯线的速

度慢，线就容易断。速度太快，纺出的线又粗又硬。母亲是长女，从小跟着外婆学会了纺线织布，自然是行家里手，纺出的线粗细均匀。

冬至过后，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，为了让家人都能按时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和奶奶不知疲倦地纺线。纺车“嗡嗡”地转动着，一根根粗细均匀、忽短忽长的银丝，在母亲面前上下飞舞，缠绕在转动的线锤上。

纺足线锤后，接下来是拐线。母亲的双脚轻轻夹住线锤，如舞者般用拐子将线优雅地拐成一尺多长的挂线，再细心地拧成麻花状，整齐地叠放在一起。然后，再进行经线、穿扣、穿缙和织布的流程。

织布时右手投梭，穿过经线，交给左手，右手扳回经板，挤紧纬线，同时脚踩一次踏板。左手再把梭子穿过经线，交给右手，左手再扳回经

板，挤紧纬线。双手如此轮流操作，循环往复。投梭时，手腕要放松，速度要快，保持梭子的水平，否则容易断线。操作时，手要扶住中间，用力扳回，否则纬线的密度会不均匀，织出的布料就会松松垮垮。

布料织好后，将布放入由少量面粉与水调制的浆液中，浸泡两三个小时，以待其充分吸收。然后把布料捞出来，放在青石板上，用棒槌反复捶打，增加韧性。浆好的布料晒干后，用清水稍作漂洗。晒干后，再把布料放到锅里，装满水，放入黑色或蓝色的染料，加热至沸腾。最后捞出晒干，就可以裁剪缝制衣裤。

现在买衣服很方便，不需要再纺线织布了。然而，每到冬天，当年母亲弯腰弓背，在油灯下辛勤纺线织布的身影，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……

